

重錄 伏官 侍郎 臣 蔡 鳴 雷

學士 臣 姚 正 蒙

分 牧 官 修 撰 臣 諸 大 毅

書 院 需 士 戶 朱 秋

萬 縣 縣 生 臣 孫 少 松

臣 董 冲 終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十四

一送

○哄

洪武正韻胡貢切衆聲唱聲又騷哄呵喝聲也顧野王玉篇嗆市人丁度集韻本作啞或作哄釋行均龍龜手鑑吐啞二俗哄正楊桓六書

統匣母嘴余見東韻曉母喻同上从口官聲熊出韻會舉要羽濁音書

𠵽

集韻見杜从古𠵽𠵽六書

𠵽

統

草

𠵽

𠵽

鮮于樞並草書集韻

宰相騶哄

唐書鄭畋傳畋以兵部侍郎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宰相騶哄騶數坊呵止行人畋令導者止百步

闕

洪武正韻胡貢切闕聲从門从共門音闕兩士相對兵仗在後衆闕之形緣孟子鄒與魯闕揚子一闕之市皆兩音後人傳爲誤从門是以廣韻

注云凡从門者今與門戶字同其實非也今場屋中用孟子揚子及經史中假借字姑从門其餘宜依本文一作闕俗許慎說文闕闕也从門共聲

陸法言廣韻兵闕也俗作闕徐鍇通釋又恨絳反丁度集韻又胡降切司馬光類篇闕說文里中道也戴侗六書故下貢切門喧也歐陽德隆押韻

釋疑揚子一闕之市注下降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闕闕門閉也又闕也。擠也。二同。楊桓六書統便母闕統篆闕統省熊忠韻會舉要羽音濁倪鍾顓釋丁貢切李臺存古正字俗作闕以門非趙諫聲音文字通便貢切孟鄒與魯闕作哄喧非唐崔琳傳羣從冠蓋聯哄相望俗字方音見陽韻韻會

定正字切晚

貢曉興掀闕

闕

洪武正韻胡

篆

闕

集韻見杜从古

闕

高勉齊學

闕

六書

隸書 闕

六書

闕

並張

闕

鮮于樞並

草書集韻

總叙

王觀國學林孟子曰鄒與魯闕趙岷注曰闕聲也猶兵闕也張鑑音曰闕胡弄切丁公著音曰闕胡降切孫奭音曰闕二人闕聲從門下者下

降切義與巷同此字從門丁豆切與門不同。魏曰案許慎說文曰門都豆切。兩士相對。兵仗在後。象闕之形。故玉篇門字部曰闕故絳切闕也。廣韻曰。門故絳切闕也。俗作闕又音胡貢切。以此觀之。則闕字從門。未有從門者。玉篇門部亦無闕字。玉篇唯收故絳切一音而已。廣韻又收胡貢切。非古。

也孫奭孟子釋音乃以為從門者義與巷同而闕從門與門不同非也然則鄒與魯闕當從王篇音胡絳切是也楊子法言曰一闕之市不賅異意一闕之市必立之乎宋咸注曰闕闕也市聲如闕而闕然也吳祕注曰闕猶巷也一巷市之小人意各殊也釋音曰闕下降切鮑園崇宋咸所注是也吳祕云闕猶巷者乃以俗書闕字而取義於字書之義不合矣字書從門者有十字闕闕闕闕闕闕闕闕亦作闕是也此十字之外皆從二戶之門也

瓊闕閨評韻畧送字韻內闕字音胡貢切注云闕聲彼以謂孟子鄒與魯闕字作闕聲故如此說然闕字之義初不是闕聲也夫孟子之所謂闕者乃闕字音胡降切此闕字乃闕聲爾

潭毒闕

元一統志在保寧府綿谷縣百餘里喻朝天沂嘉陵江而上下瞰大江路皆滑石登涉頗艱異時金徽離合破興元興元帥劉子羽嘗屯兵於此以捍蜀右亦蜀口之險要云潭下淵岸嘗有一鉄索見則兵動宋紹興間嘗見開禧元年又見果有用兵之應圖冊云自歷劫而來不復見

潭毒関

元一統志在保寧府綿谷縣百餘里踰朝天沂嘉陵江而上下瞰大

江路皆滑石登涉頗艱異時金撤離合破興元興元帥劉子羽嘗屯兵於此以捍蜀右亦蜀口之險要云潭下淵岸嘗有一鉄索見則兵動宋紹興

間嘗見開禧元年又見果有用兵之應圖冊云自歷劫而來不復見

澤

洪武正韻胡貢切洪水水不遵道又東陽漾三韻孫恆唐韻水流不遵道
歐陽德隆押韻釋疑孟子泮水音絳此非熊忠韻會舉要羽濁音孟子注

澤洞無涯音哄趙謙聲音大字通匣貢切見平聲此方音澤洞當音此俗混韻韻會定正曉貢切澤洞水無涯也字切曉貢曉興微澤

篆文

集韻見杜以古

草澤

鮮于樞見

草書集韻

橫

洪武正韻胡貢切不以理也又作戶益切入東韻陸法言廣韻非理來孫

恒唐韻又音宏丁度集韻不順理歐陽德隆押韻釋疑蓋子有人待以橫

逆注去聲在此楊桓六書統匣母韻余見東韻匣母熊忠韻會舉要羽濁

音趙謙聲音文字通匣益切見平聲此轉注韻會定正弘供切逆理也字

切弘供弘篆

義雲章見杜以古

橫

六書

草

攪攪

並張

橫

鮮于樞並

草書集韻

錦澤

並張

橫

鮮于樞並

草書集韻

錦澤

淮南甚橫

自以為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甚

橫當是時自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

阿鼠驕橫

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數上書不遜順文帝切責之

阿鼠驕橫

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數上書不遜順文帝切責之

阿鼠驕橫

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數上書不遜順文帝切責之

阿鼠驕橫

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數上書不遜順文帝切責之

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數上書不遜順文帝切責之

阿鼠驕橫

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數上書不遜順文帝切責之

阿鼠驕橫

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數上書不遜順文帝切責之

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數上書不遜順文帝切責之

阿鼠驕橫

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數上書不遜順文帝切責之

阿鼠驕橫

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數上書不遜順文帝切責之

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數上書不遜順文帝切責之

阿鼠驕橫

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數上書不遜順文帝切責之

阿鼠驕橫

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數上書不遜順文帝切責之

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數上書不遜順文帝切責之

阿鼠驕橫

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數上書不遜順文帝切責之

阿鼠驕橫

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數上書不遜順文帝切責之

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數上書不遜順文帝切責之

阿鼠驕橫

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數上書不遜順文帝切責之

阿鼠驕橫

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數上書不遜順文帝切責之

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數上書不遜順文帝切責之

阿鼠驕橫

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數上書不遜順文帝切責之

阿鼠驕橫

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數上書不遜順文帝切責之

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數上書不遜順文帝切責之

阿鼠驕橫

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數上書不遜順文帝切責之

阿鼠驕橫

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數上書不遜順文帝切責之

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數上書不遜順文帝切責之

阿鼠驕橫

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數上書不遜順文帝切責之

阿鼠驕橫

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數上書不遜順文帝切責之

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數上書不遜順文帝切責之

阿鼠驕橫

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數上書不遜順文帝切責之

阿鼠驕橫

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數上書不遜順文帝切責之

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數上書不遜順文帝切責之

阿鼠驕橫

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數上書不遜順文帝切責之

阿鼠驕橫

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數上書不遜順文帝切責之

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數上書不遜順文帝切責之

阿鼠驕橫

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數上書不遜順文帝切責之

阿鼠驕橫

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數上書不遜順文帝切責之

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數上書不遜順文帝切責之

阿鼠驕橫

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數上書不遜順文帝切責之

阿鼠驕橫

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數上書不遜順文帝切責之

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數上書不遜順文帝切責之

阿鼠驕橫

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數上書不遜順文帝切責之

阿鼠驕橫

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數上書不遜順文帝切責之

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數上書不遜順文帝切責之

阿鼠驕橫

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數上書不遜順文帝切責之

阿鼠驕橫

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數上書不遜順文帝切責之

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數上書不遜順文帝切責之

阿鼠驕橫

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數上書不遜順文帝切責之

阿鼠驕橫

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數上書不遜順文帝切責之

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數上書不遜順文帝切責之

阿鼠驕橫

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數上書不遜順文帝切責之

阿鼠驕橫

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數上書不遜順文帝切責之

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數上書不遜順文帝切責之

阿鼠驕橫

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數上書不遜順文帝切責之

阿鼠驕橫

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數上書不遜順文帝切責之

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數上書不遜順文帝切責之

阿鼠驕橫

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數上書不遜順文帝切責之

阿鼠驕橫

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數上書不遜順文帝切責之

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數上書不遜順文帝切責之

阿鼠驕橫

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數上書不遜順文帝切責之

阿鼠驕橫

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數上書不遜順文帝切責之

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數上書不遜順文帝切責之

阿鼠驕橫

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數上書不遜順文帝切責之

阿鼠驕橫

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數上書不遜順文帝切責之

資治通鑑唐高祖武德五年尹德妃父阿鼠驕橫秦王府屬杜如晦過其門阿鼠家童數人曳如晦墜馬歐之折一指曰汝何人敢過我門而不下馬阿鼠怒世民訴於上先使德妃奏云秦王左右陵暴妾家上怒責世民曰我妃嬪家猶為汝左右所陵況小民乎世民深自辯折上終不信

思明驕橫

資治通鑑唐肅宗至德二載安慶緒以史思明為范陽節度使兼領恒陽軍事封嬀川王先是安祿山得

兩京珍貨悉輸范陽思明擁彊兵據富資益驕橫浸不用慶緒之命慶緒不能制

恃功驕橫

資治通鑑唐昭宗景

福二年李茂貞恃功驕橫上表及遣杜讓能書讓戶部尚書李嗣道中李嗣辭語不跪上怒欲討之茂貞又上表略曰陛下貴為萬乘不能庇元

舅之一身元舅謂王事見上甚大順二年尊極九州不能戮復恭之一

豎又曰今朝廷但觀彊弱不計是非又曰約棄殘而行法隨盛壯以加恩

乎茂貞之本辭國慢然當時之政事實亦如此體物鑄鍊言體物有鑄鍊之重則得之亦重有鑄鍊之輕則得之亦輕省人銜鑄劍政廣絕交誼日

衡所以揣其輕重鑄所以屬其鼻息注云謂操衡揣勢之輕重持鑄量氣之森總又曰軍情易變戎馬難羈唯慮旬服生靈因茲受禍古之王者幾

方千里以為句朕未嘗乘輿播越自此何之乘輿登閣上益怒決討茂貞
命杜讓能專掌其事讓能諫曰陛下初臨大寶國步未夷茂貞近在國門
終九域志願相東距長安二百八十里身臣愚以為未宜與之構怨萬一
不免悔之無及上曰王室日卑號令不出國門此乃志士憤痛之秋藥弗
瞑眩厥疾弗瘳言訖命之辭注云如朕藥必瞑眩其病乃除朕莫過爾
玄通翻瞑眩困極也朕不能甘心為孱懦之主居北山翻惜惜度日惜於
食翻惜惜深靜也坐視陵夷卿但為朕調兵食為予調調使的翻朕自
委諸王用兵敗不以青卿讓能曰陛下必欲行之則中外大臣共宜協力
以成聖志不當獨以任臣上曰卿位居元輔杜讓能時為首調與朕同休
戚無宜避事讓能泣曰臣豈敢避事況陛下所欲行者憲宗之志也顧時
有所未可勢有所不能耳但恐他日臣徒受是錯之誅不能弭七國之禍
也此語事見通鑑帝紀敢不奉詔以死繼之杜讓能固已知必死矣上乃
命讓能留中書計畫調度月餘不歸不歸私第也調使弔翻崔昭緯陰結
郇岐為之耳目讓能朝發一言二鎮夕必知之李茂貞使其黨糾合市人
數百千人擁觀軍容使西門君遂馬訴曰岐帥無罪岐帥謂李茂貞感爾
本岐州帥所類翻不宜致討使百姓塗炭君遂曰此宰相事非吾所及市

人又邀崔昭緯鄭延昌肩輿訴之舊制朝臣入朝皆乘馬宋建炎指選以
楊川街昭緯始許朝士參校予觀此則唐本宰相亦有乘肩輿者矣二相
曰茲事主上專委社大尉吾曹不預知市人因亂投瓦石二相下與走匿
民家僅自免喪堂印及朝服上命捕其唱帥者誅之息浪翻朝直運翻
丁氏師讀曰車周兵之意蓋堅京師民或亡匿山谷嚴刑所不能禁八月
以嗣韋王嗣周為京西招討使方異曰據順宗子莊封鄭王嗣周當是其
後會昌後魏武宗諱改鄭作車按武宗諱繼後改諱矣如考異所云蓋避
鄭字旁從炎字也神策大將軍李錡副之錄大外翻資治通鑑唐懿宗咸
通十三年振武節度使李國昌恃功恣橫專殺長吏朝廷不能平使國昌
為大同軍防禦使國昌稱疾不赴奪紫衣治通鑑唐懿宗咸通十三年五
月二日開門使回獻結奪改
騎使使以其服脫裕狀故也

恃恩驕橫

資治通鑑唐昭宗大順二年十二月天威都將

李順即恃恩驕橫橫戶是離出入以兵自隨兩軍中尉劉景宣西門君遂
惡之白上恐其作亂戊子二人以詔召順節入至銀臺門二人邀順節於
伏舍坐語供俸官似先知自後斬其首以先知官官也舊書帝紀作部將
明光嘗斬順節頭從者大譟而出於是天威捧日登封三都大掠永寧坊

三部皆神策五十四都之數至日暮乃定百官奏賀舊唐書昭宗紀大順二年時天威軍使李順節恃恩恣橫出入以兵仗自隨兩軍中尉劉景宣西門重遂恨其窺圖非望丁亥兩中尉傳詔召順節順節以甲士三百自隨至銀臺門司傳詔止從者兩中尉在仗舍邀順節坐次令部將嗣光審所順節頭隨劍落其部下知順節死大譟出延喜門

挾愛佻橫

新唐書武士彠傳后取賀蘭敏之為士彠後賜氏武

襲封揮素左侍極蘭臺太史令與名儒李嗣真等參與刊撰敏之詔秀自喜燕於榮國挾所愛佻橫多過失榮國卒后出珍弊建佛廬徽福敏之乾匿自用司衛少卿楊思儉女選為太子妃告婚期矣敏之聞其美備私焉楊後未畢禱衰羸奏音樂太平公主往來外家宮人從者敏之悉通亂之后疊數怒至此暴其惡流雷州表復故姓道中自經死

執戡暴橫

資治通鑑後梁太祖紀開平二年以李存璋為河東

軍城使馬步都虞候先王之時多寵借胡人及軍士侵擾市肆存璋既領職執其尤暴橫者戡之旬月間城中肅然

義興三

橫

世說新語周處年少時兇強俠氣為鄉里所患又義興水中有蛟山中

有遼跡一作白額虎並皆暴犯百姓義興人謂為三橫而處尤劇

或說處後虎斬蛟實冀三橫唯餘其一處即判殺虎又入水擊蛟

豪橫

冊府元龜夫作福作威凶于而國敗禮敗度戾於厥躬皆

聖訓之格言寔人臣之明戒況乃總程兵要肅將天威慎固封陲詰暴慢誠當議以先衆惠以感人用宣戎昭克慎師律若其不卹危難廢亂典常戕害生民圖報仇怨負固滋橫崇侈無厭貪黷之心踰於谿壑凶忍之性甚於豺狼以至誣害良臣輕侮王室雖膏斧鉞汗鼎鑊蓋有餘戮矣

漢陳師者宛句人也宛句縣名也地理志屬齊陰宛音於元切句音訖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韓王信反入句奴上至平城還師以郎中封為列侯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邊兵皆屬焉師少時常稱慕魏公子謂信陵君無忌及將守邊招致賓客常告過趙趙王使而趙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師所以待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言屈已禮之不以為貴自華大趙相周昌乃求入見上具言師賓客盛擅兵於外恐有變上令人覆案師客居代者諸為不法事多連引師師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曼丘臣所孫都封臨侯大初元年坐擊番禺奪人虜掠死

後漢曹破石中常節之弟為越騎校尉越騎營五百妻有美色常昭顯釋名曰五百字本為五伯伍當也伯道也伯之導引當道陌中以驅除也案

今俗呼爲坎人爲五百破石從求之五百不敢違要執意不肯行遂自殺其淫暴無道多此類也公孫瓚爲破虜將軍既破劉虞盡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前此有童謡曰燕南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瓚自以爲易地當之遂徙鎮焉乃盛修營壘觀數十臨易河連連海

蜀法正爲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爲謀主一冷之德睦眚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大縱橫將軍宜啓主公以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彊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爲之輔翼今翻然相制不可復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更衣常凜凜亮又知先主雅愛信正故言如此

吳潘璋性奢泰末年謫甚服物惜擬吏兵富者或殺取其財物數不奉法監司舉奏大帝惜其功而輒原不問

晉桓玄嗣南郡公在江陵甚豪橫士庶畏之過於殷仲堪玄曾於仲堪廳事前戲馬仲堪中兵參軍劉邁曰馬稍有餘猜理不足玄自以才雄冠世

而心知外物不許之仲堪為之失色出仲堪謂邁曰卿乃狂人也玄夜達殺卿我豈能相救邁以正辭折仲堪而不以為悔仲堪使邁下都以避之玄果令追之邁僅而免禍

宋高道慶初以平桂陽王休範功封樂安男及建平王景素反道慶領軍北討而與景素通謀及事平自啓求增邑五百戶詔加二百并前五百戶道慶凶除暴橫求無已有失其意者輒加捶抵或有死者朝廷畏之如虎狼蕭道成與袁粲等議收付廷尉賜死劉瑀為益州張悅代之瑀去任凡所攜將佐有不樂反者必逼制將還語人曰隨我上豈可為張悅作西

門客邪

陳侯安都遷司空加侍中征北大將軍自玉琳平後安都勲庸轉大又自以功安社稷漸用驕矜數招聚文武之士或射馭馳騁或命以詩賦第其高下以差次賞賜之文士則楮錢馬樞陰鏗張正見徐伯陽劉劭祖係登武士則蕭摩訶裴子烈等並為之賓客齋內動至千人部下將帥多不遵法度檢問收攝則奔歸安都世祖性嚴察深銜之安都弗之改日益驕橫每有表啓封記有事未盡乃開封自書之云又啓其事及侍醺酣或箕踞傾倚嘗陪樂遊棋食飲乃白帝曰何如作臨川王時帝不應安都再三言

之帝曰此雖天命抑亦明公之力宴訖又啓便借供帳水飾將載妻妾於御堂歡會世祖雖許其請甚不憚明日安都坐於御坐賓各居群臣位稱

醕上壽

後魏王斤鎮長安假節鎮西將軍斤遂勝於不順法度信用左右調役百姓民不堪之南奔漢川者數千家而委罪於雍州刺史陽文祖秦州刺史任延明世祖召問二人各以狀對世祖知為斤所誣遣宜陽公伏樹覆衆虛實得數十事遂斬斤以徇爾朱榮為天柱將軍性好獵不捨寒暑至於列圍而進必須齊一雖遇阻險不得迴避虎豹逸圍者坐死其下甚苦之大宰元天穆從容謂榮曰大王勲濟天下四方無事唯宜調政養民順時蒐狩何必盛夏馳逐傷犯和氣榮便攘肘謂天穆曰太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天子者此是人臣常節葛榮之徒本是奴才乘時作亂妄自署假譬如奴走擒獲便休頃來受國大寵未能開拓境土混一海內何宜今日便言勲也如聞朝士猶自寬縱今秋欲共足戎勒士馬校獵高原今貪汚朝貴入圍搏虎仍出魯陽歷三荆悉擁生蠻北填六鎮迴軍之際因平汾胡明年練精騎分出江淮蕭衍若降乞萬戶侯如其不降徑度數千騎便往縛取待六合寧一八表無塵然後共亢奉天子巡四方觀風俗布政教

如此乃可稱勲耳。今若止豫兵士懈急安可復用也。爾朱兆為都督十州諸軍事。其從兄弟世隆請閔帝納兆女為后。兆乃大喜。世隆厚禮喻兆。兆落深。示早下。隨其所為。無敢違者。爾朱仲遠為大將軍督東道諸軍事。兗州刺史時自滎陽以東輸稅悉入其軍。不送京師。時天光控閭右。仲遠在大梁北。據并州。世隆居京邑。各自專恣。權彊莫比。馬所在並以貪虐為事。於是四方解體。侯景為將所向多捷。時北齊神武帝為魏相。景總擾兵權與神武相亞。

隋于顓為東廣州刺史。顓迺之反也。時總管趙文表與顓素不協。顓將圖之。因閭內詐得心疾。謂左右曰。我見兩三人至我前者。輒大驚。即欲所之。不能自制也。其有賓客候問者。皆令去。左右顓漸稱危。為文表往候之。今從者至大門而止。文表獨至。顓所顓歛然而起。抽刀所殺之。因唱言曰。文表與尉迺通謀。所以斬之。其麾下無敢動者。時高祖以尉迺未平。慮顓復違患。因而勞勉之。魚俱羅弟贊以左右從。累遷大都督。及帝嗣位。拜車騎將軍。贊性凶暴虐其部下。令左右炙肉。遇不中意。以鐵刺瞎其眼。有溫酒不適者。立斷其舌。帝以贊藩邸之舊。不忍加誅。謂近臣曰。弟既如此。兄亦可知。因召俱羅譴責之。出贊於獄。令自為計。贊至家飲藥而死。

唐尉遲敬德遷同州刺史嘗侍宴慶善宮時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因解喻之敬德勃然拳殿道宗目眦至眦太宗不懌而罷謂敬德曰朕覽漢史見高祖功臣獲全者少意常尤之及居太位以來常欲保全功臣令子孫無絕然卿居官輒犯憲法方知韓彭夷戮非漢祖之愆國家大事唯賞與罰非分之恩不可數行勉自脩飾無貽後悔也劉玄佐為宣武軍節度豪侈輕財嘗厚薦軍事故百姓益固是以汴州將奔始於李忠臣訖於玄佐日益恣橫多逐殺其將帥以利劫于頓鎮襄陽地與蔡州隣兵少誠之叛頓率兵赴唐州收吳房朗山二縣又破賊於灌神溝於是廣軍籍募戰士器甲犀利專以凌上威下為務又令驍勇逼娶判官薛正倫嫡女人益怒之盧從史為昭義軍節度狂恣不道至奪部將妻妾辭給驕妄從事孔戡等以言直不從引去王士則為邢州刺史元和中鎮冀王承宗拒命裴度計士則王武俊之子其軍中必有使之者故以士則臨邢州冀搗承宗之黨且許之以節制士則既恃此頗不受節使郝士美法制行止必兵衛自嚴雖謁士美而衛士如常吏呵止之士則不能平見于辭氣美惡之因密以狀奏而代之盧彥威本浮陽牙將中和初節度使楊全收遣以本軍二千人入援京師

業冠平以功兼御史中丞全政委以大藩戎柄光啓中會魏博韓允中亂合滄海同攻鄆州曹全政乃遣彥威率軍攻齊州人情不樂其行將濟河彥威已登舟喻士卒曰此舉無名為應魏人故也且勝則他人獲利敗則我軍受弊此乃帥臣失策進不如退况楊相公寵任吳昌嗣擅作威福剋削三軍與公等可逐之以圖富貴方今天子播越處處擇帥安能捨其生而趣其死也軍衆欣然乃擁彥威而還以為留後全政歸行在殺吳昌嗣以徇衆昌嗣全政之嬖史也奏為德州刺史不之任專掌軍政故致其害焉李茂貞鎮鳳翔恃勲恣橫擅兵窺伺頗干朝政始胡閔鼎之志矣既而逐涇原節度使張球洋州節度使楊守忠鳳州刺史蒲存智奪據地奏請子弟為牧伯朝廷不能制大臣奏議言其過者茂貞即上章論列解去不避姦邪於茲附麗遂成朋黨政於是隳焉

梁楊師厚為魏博節度使初師厚以計謀敏幹深為太祖知遇委以重兵劇鎮他莫能及然而末年矜功恃衆驕萌不軌之意於是專割賦置銀倉効節軍凡數千人皆選摘時銳縱恣暴養復故時牙軍之態時人病之承前河朔之俗上元夜比無夜游及師厚作鎮乃課魏人戶立燈竿千如萬炬洞照一城雖士女嬉游復彩畫舟舫令女妓權歌於御河縱酒摘月又

於黎陽采巨石將紀德政以鐵車負載雖牛數百以拽之所至之處丘墓
廬舍悉皆毀壞百姓望之皆曰碑來石繞至而師辱矣魏人以為悲未之
應末帝聞其卒也於私庭受賀乃議裂魏州為兩鎮既而所樹親軍果為
亂以招外寇致使河朔淪陷宗社覆滅由節度犯之也成汭鎮荆門久
之累官檢校太尉守中書令封上谷郡王然性本豪暴事皆臆斷又好自
矜伐聘辨凌人深為識者所鄙

後唐楊漢賓前任黔南節度使殿前州刺史陵約男秀微致損無加拘
縛令人點檢彥徽家業錢穀法司勘鞠漢賓數招情罪大理少卿康澄詳
斷曰楊漢賓早列偏裨曾分茅土事若先於經已理不在於尤人豈可忘
姻婭之舊情過官資之威力遂因毆擊顯致訟論自歸有過之門須舉無
偏之道合該議減亦舉律文其漢賓前任黔南節度使是三品使闕八議
律減一等杖九十准名例律官少不盡其罪餘罪收贖其官留官收贖
其楊漢賓所犯罪杖九十准律贖銅九斤准格每斤納錢一百二十文
晉景延廣為侍衛親軍使天福八年十二月北虜南牧九年正月陷甘陵
河北儲蓄悉在其郡少帝大駭率六師親駐澶淵延廣為上將凡六師進
退皆出宵臆少帝亦不能制衆咸憚而忌之張從賓初鎮靈武加檢校